

罗马风格

建筑 雕塑 绘画

罗尔夫·托曼

主编

阿希姆·贝德诺尔茨

摄影

中铁二院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译

目 录

罗尔夫·托曼	
绪论	7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罗马式建筑风格	20
沃尔夫冈·凯泽	
德国的罗马式建筑	32
阿利克·麦克莱恩	
意大利的罗马式建筑	74
天堂般的耶路撒冷修道院	118
伯恩哈德和乌尔丽克·洛勒	
法国的罗马式建筑	120
布鲁诺·克莱因	
西班牙与葡萄牙的罗马式建筑	178
海因弗里德·维舍尔曼	
英国的罗马式建筑	216
罗马式时期的北欧	252
罗马式时期的中欧	254
乌韦·格泽	
罗马式雕塑	256
芭芭拉·戴姆林	
中世纪教堂门廊及其在法律史上的重要性	324-327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工艺美术技法	376
罗马式绘画艺术	382
地图	462
术语表	466
致谢	469
参考文献	470
艺术家人名索引	476
地名索引	477

罗马风格

建筑·雕塑·绘画



罗马风格

建筑·雕塑·绘画

罗尔夫·托曼 (Rolf Toman) 主编

阿希姆·贝德诺尔茨 (Achim Bednorz) 摄影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译

丛书翻译：朱颖、许佑顶、秦小林、魏永幸、金旭伟、王锡根、苏玲梅、张桓、张红英、刘彦琳、祝捷、白雪、毛晓兵、林尧璋、孙德秀、俞继涛、徐德彪、欧眉、殷峻、刘新南、王彦宇、张兴艳、张露、刘娴、周泽刚、毛灵、彭莹、周毅、秦小延、胡仕贲、周宇、王朝阳、王平、蔡涤泉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卷首插画

西洛斯 (Silos) 圣多明戈 (Santo Domingo) 修道院

多疑的托马斯 (Doubting Thomas)

回廊角柱上的浮雕 (局部)

12世纪中叶

封面: 卡多纳 (Cardona) 圣比森克教堂 建有圣坛的中堂, 1029—约1040年

摄影: 阿希姆·贝德诺尔茨 (Achim Bednorz)

封底: 希尔德斯海姆 (Hildesheim) 圣米迦勒 (St. Michael) 教堂木质天顶 (局部), 1225-1250年

摄影: 阿希姆·贝德诺尔茨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4634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罗马风格: 建筑, 雕塑, 绘画 / (德) 托曼主编;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译. --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113-14009-0

I. ①罗… II. ①托… ②中… III. ①罗马式建筑史—欧洲 ②雕塑史—欧洲 ③绘画史—欧洲 IV. ①TU-098.2 ②J309.5 ③J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202号

Romanesque: Architecture, Sculpture, Painting.

ISBN: 978-3-8331-3600-9

©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2011

© h.f.ullmann publishing GmbH

Editing and production: Rolf Toman, Espérazza, Birgit Beyer, Angelika Gundermann, Cologne

Photographs: Achim Bednorz, Cologne, Klaus Frahm, Börsen

Picture Research: Sally Bald, Cologne

Graphics: Ehrenfried Kluckert, Bierlingen

Cover Design: Werkstatt München

书 名: 罗马风格——建筑, 雕塑, 绘画

著 者: (德) 罗尔夫·托曼 (Rolf Toman)

译 者: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策划编辑: 杨新阳 石建英 凌遵斌

责任编辑: 王菁 电话: 010-83545974-807

责任印制: 郭向伟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080mm 1/16

印 张: 30 字数: 1104千

书 号: ISBN 978-7-113-14009-0

定 价: 40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 51873170 (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市电 (010) 63549504, 路电 (021) 73187

目 录

罗尔夫·托曼	
绪论	7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罗马式建筑风格	20
沃尔夫冈·凯泽	
德国的罗马式建筑	32
阿利克·麦克莱恩	
意大利的罗马式建筑	74
天堂般的耶路撒冷修道院	118
伯恩哈德和乌尔丽克·洛勒	
法国的罗马式建筑	120
布鲁诺·克莱因	
西班牙与葡萄牙的罗马式建筑	178
海因弗里德·维舍尔曼	
英国的罗马式建筑	216
罗马式时期的北欧	252
罗马式时期的中欧	254
乌韦·格泽	
罗马式雕塑	256
芭芭拉·戴姆林	
中世纪教堂门廊及其在法律史上的重要性	324-327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工艺美术技法	376
罗马式绘画艺术	382
地图	462
术语表	466
致谢	469
参考文献	470
艺术家人名索引	476
地名索引	477

索恩-卢瓦尔 (Saône-et-Loire) 省马莱 (Malay) 市原
圣母 (Notre-Dame) 修道院教堂, 11世纪,
西南向视图



罗尔夫·托曼

绪论

山村里有一块墓园，一座罗马式教堂坐落其中；置身如此静谧之处，给人一种历史仍在延续之感。有人会觉得，这种感觉，抑或这种类似感觉，就是教堂在中世纪修建时的那种感觉。有时，人们能够找到一个令人忘却今日之烦恼的好去处。罗马式乡村教堂就是这样的好去处，它们的吸引人之处跟其与人的体积比例有一定的关系，它们不像一些城市的标志性大教堂通过宏伟的体积强迫人去崇拜。同时，它们远离尘世的喧嚣，这种与世隔绝之感，让人超然释怀。

这些罗马式教堂当中很多都曾是修道院教堂，有的依然如是。那为什么众多的罗马式修道院都会修建在美丽的乡村呢？这是因为，11、12世纪的僧侣终其一生都在乡村生活。这种情况也与封建领主的利益相符，在他们的保护下，经常修建修道院。新建修道院的地点也多在幽静的山谷之中。由于欧洲诸国当时人烟稀少，所以给修道院的物资供给仍旧充足。不过，在经历1150年以后的人口大增长之后，1200年左右，一般认为法国1200万人，英国220万人，神圣罗马帝国45万平方英里（1英里约1.6公里）的辽阔土地上生活着700万到800万人口。

中世纪鼎盛时期的修道生活

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政治上讲，都不能低估中世纪鼎盛时期修道生活的重要性。文化哲学家胡戈·菲舍尔（Hugo Fischer）甚至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将“诞生于罗马式修道生活精髓之中的西方文明”作为副题。其实，中世纪时期修道生活的重要程度从其发展鼎盛时期僧侣和修道院庞大的数量当中即可见一斑：克吕尼修道院统管1000多座修道院，在中世纪鼎盛时期经历革新的众多修道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被称为“西多会（Cistercian order）时代”的12世纪，西多会势力遍及欧洲各地，其头号人物克莱韦尔的贝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的重要作品是一度引发各种审判的关键因素。

那么，那个时代的修道院是如何实现其文化影响力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仔细研究三大社会阶层，因为它们对中世纪时期人们看待自我的方式有着重要意义。11世纪20年代，拉昂（Laon）的主教阿达尔博洛（Adalbero）将这种社会等级意识简明扼要地概括为：“有的人误以为，主的圣殿是唯一的，其实包含了三部分：在这大地之上，一是祈祷（*orant*）；二是战斗（*pugnant*）；三是劳作

（*laborant*），这三部分同属一个整体，不能相互分离；因此，其中一部分是否起作用（*officium*），需要其余两部分的工作（*opera*），每一部分都将给其他部分提供辅助。”用于表述此三元概念的其他术语还有教导（*teaching*）、保卫（*defending*）、培育（*nurturing*），分别代表神职人员、骑士和农夫。这种三位一体的社会秩序被认为是上帝安排的，并取代了教会和世俗，即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的二元划分形式。直到9世纪，二元划分形式一直是个人生活经历的主要特点。尽管没有考虑各个阶层中的实际变化，没有将中世纪时期后期因城市的兴起而登上社会舞台的商人和中产阶级市民包括在内，这种新的三元社会秩序还是延续到了中世纪末。因此，三位一体的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农业社会；或者，就本卷目的而言，反映了1000年到1250年的罗马式时期。

在“祈祷的人（*oratores*）”这一阶层，僧侣扮演着特殊角色。中世纪史学家汉斯维尔纳·格茨（Hans-Werner Goetz）就曾说过：“虽然修道生活在一开始有意与正规教会分开，后来却迅速成为教会的一部分。与现在不同，中世纪时期的修道生活在任何情况下所起的作用都有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僧侣形成了一个介于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之间的第三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效仿的榜样。”中世纪初，修道院仍是大部分成员由普通信徒组成的社团。直到9世纪，被授予牧师之职一般才认为是宗教生活的顶点和完结。自那时起，修道院日渐发展成为神职人员社会，没有神职的僧侣非常少。

修道生活和世俗统治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世界，尤其是在吸收下一代僧侣方面。要知道，要为一所中世纪的修道院所接纳，取决于两个条件的满足：证明精神上适合过僧侣生活（一般在见习期间验证）和一份礼物。这些为了获准进入修道院而送出的礼物在《本笃会规》（*Benedictine Rule*）中原本被说成是“施舍”，后来却变成大块大块的土地。修道生活总是看轻土地所有权，很多修道院也慢慢地变成了贵族云集之地。当然，这种情况又反过来影响到修道院权力的大小，并增强了其独立性。每提及此事，克吕尼大修道院就会跃入我们的脑海。910年，阿基坦（*Aquitaine*）的威廉（*William*）成立克吕尼修道院，当时只是家庭式的修道院而已，而后来却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教区。在成立章程中，威廉不仅放弃了自己对修道院收入的所有权，也放弃了授职封爵权，甚至还在其中规定，任何人不得占有属于修道院的财产，无论其是否是主教，乃至罗马教皇。威廉任命的修道院长贝尔诺（*Berno*）去世后，僧侣们应从自己的阶层中推选一位继任者。

亨利一世 (Henry I) 的梦
《伍斯特的弗洛伦斯和约翰正传》 (Chronicle of Florence and John of Worcester)
约1130年。
牛津柯柏斯克里斯提 (Corpus Christi) 学院
Ms. 157, fol. 382

早在932年，修道院长奥多 (Odo) 获罗马准许，通过建立分院扩大克吕尼改革，而重中之重则是改革现有的修道院，使其隶属于克吕尼修会。分院并不由其自身的修道院长管理，而是由克吕尼大修道院副院长进行管理。这就创建了一个联系紧密的修道院团体，而克吕尼修会自身则成了一类世俗封建领主，负责属下拥有封地的修道院的神职任免和收入管理。克吕尼修会的权力几乎大得无边，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政治站队问题。在教皇格雷戈里七世 (Gregory VII) 与皇帝亨利四世之间的权力争夺中，就涉及政治站队这种情况。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修道生活正如格茨所说，是活得像贵族一样的宗教生活。贵族化是其取得成功并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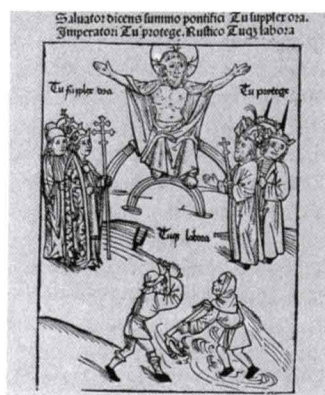
众多修道院在文化上的创造成就可不是贫穷的文盲信众所能创造出来的。甚至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僧侣就是手工工艺和贸易技术领域领头羊；许多修道院甚至成了农贸中心。另外，虽然查理曼大帝和他的儿子路易斯分配给修道院的文化任务不是很多，却都十分重要：修道院要负责拉丁礼拜仪式、拉丁文书籍、古典主义传统、基督教传统、以及高等教育。学者们从欧洲各地聚集到查理曼大帝的宫廷



《预言书》 (拉丁文)
约翰内斯·利希滕贝格 (Johannes Lichtenberger) 1488年所著的占星术作品
(木刻画，雅各布·梅班奇 (Jacob Meydenbach) 版本)
编号: Mainz 1492, no. 10082, fol. 6r

学校，修订经典作品，创作查理曼大帝随后能在整个帝国强制推广的典范作品。教堂和修道院还受命开办学教，选择合适的教师。另外，告诫僧侣们不能只是祈祷，同时还要仔仔细细地抄写教学所需的各种书籍。多亏了这些勤奋的僧侣，欧洲才得以为图书馆的发展奠定基础，才得以将古代的精神和世俗知识保存下来。加洛林时期的教育改革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在这一阶段，两个著名的典范就是狄奥多尔夫 (Theodulf) 的诗歌和艾因哈德 (Einhard) 的《查理大帝传》 (Vita Karoli Magni)。

正如阿尔伯特·米格勒 (Albert Mirgeler) 所解释的，克吕尼修会通过许多直接关系与加洛林王朝的精神世界产生了联系：首任院长贝尔诺 (前波美 (Baume) 修道院院长)、因达 (Inda) 模范修道院 (通过欧坦 (Autun) 的圣马丁 (St. Martin) 修道院)、阿尔杰 (Alger) 和格哈德 (Gerhard) 以及列日 (Liège)、雷根斯堡 (Regensburg) 的教堂学校。最后，克吕尼修会通过建立“上帝之城” (civitas dei) 的共同目标与查理曼大帝从世俗和社会成就意义上联系在一起。不过，这是对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原作的误解。对克吕尼改革来说，从帝国到修道团体的改革是齐头并进的，并且改革更着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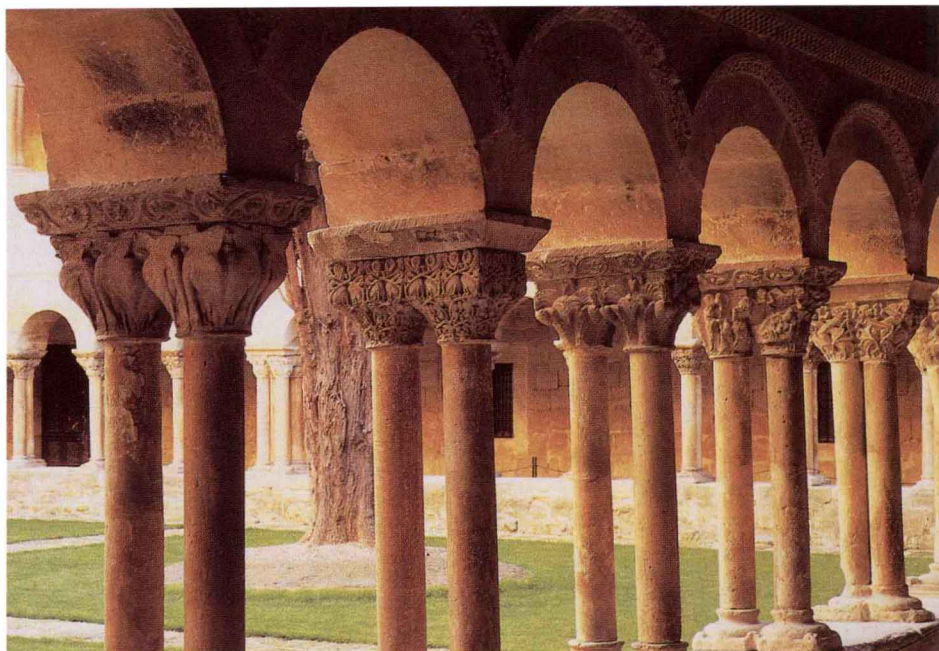


亨利一世所梦见的三个社会阶层是：神职人员、骑士和农夫 (左图)。先不说其缺点，这幅图画与说明三位一体的理念有关；这种理念直到中世纪末一直占统治地位。在15世纪末的一块木雕上，各个阶层都有了明确的生活分工：“你们诵念祷文，你们提供保护，你们耕作农田。”

正在写作的僧侣埃德温纳斯 (Eadwinus)
《埃德温纳斯诗集 (Eadwinus Psalter)》约1170年。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
Ms.R.17.1, fol.283v



西洛斯的圣多明戈修道院 (布尔戈斯, Burgos)
回廊的柱头。12世纪



于僧侣本身。克吕尼修道院长几近独裁的地位以及他们活得特别长 (从958-1109年仅有三位院长) 有利于产生非常好的精神文化艺术和社会艺术。

在克吕尼修会, 礼拜仪式庆典成了修道生活的核心, 它在当时的普遍存在的确被人们悄然不觉。修道院弥撒 (修道院弥撒圣咏的标准庆典) 当中增加了游行和对各位圣徒的连祷; 同时, 上午增添了一次弥撒。在非节日的其他日子里, 这种弥撒就作为安魂弥撒。另外, 担任神职的僧侣每天还必须诵读私人弥撒, 吟唱整篇圣诗。修院弥撒曾有200名僧侣参加, 平日里着白色圣衣, 遇到节日则穿圣诗袍。举行弥撒的场面十分壮观, 不仅是仪式上所用的器具, 就连为了凸显上帝的光辉而装饰得美轮美奂的教堂本身也笼罩在这如虹的气氛当中。弥撒的庆祝越来越繁复, 占用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 为了营造敬畏之感, 并保持这种感觉保持下去, 需要用到特殊的房间和场地。而克吕尼大修道院的第二、第三教堂肯定完全达到了这些要求。如乔治·达比 (Georges Duby) 所言, “11世纪宗教艺术的繁荣是僧侣为大众连祷的产物。”

克吕尼修会还接受了到遥远的圣地亚哥朝圣的新弥撒运动。圣地亚哥朝圣之路主要有四条, 其中两条是维泽莱 (Vézelay) 和圣

吉勒 (St.Gilles), 都从克吕尼修道院出发。另外, 各条路上沿途都有克吕尼修道院经营的旅店; 见到这些修道院的教堂对朝圣者的吸引力要比礼拜形式大得多。朝圣者身体力行地做着人世间的正业, 即不畏艰辛地去朝拜远方的圣地, 在充满冒险甚至危险的旅途中, 他们需要抵挡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可能遇到的与正道相悖的各种诱惑。为了吸引这些朝圣者, 罗马式艺术也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绘画方法。

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教堂大门上的门楣特点。在朝圣沿途, 最喜欢将罗马式建筑雕塑品安放在柱头和门楣中心位置。如果近距离仔细观看这些门楣中心上的画面, 你会发现我们与中世纪的想象力相隔的历史距离将变得愈发明显。画面中多包含“最后的审判”的场景——圣父的角色是作为世界的严厉法官——和地狱的可怕场景 (见328页及之后)。如今, 我们只能根据这些画面的写实特点进行猜测, 猜测当时人们承受了什么样的恐惧, 因为按照基督教信仰, 他们必须面对因他们在这世上的罪恶而要受到的惩罚。在这些恐惧的画面——以及与之相反的期望正义的画面 (虽然很少用这么多样和具体的方式来描述)——背后所折射出的是有关死亡与濒临死亡的概念, 而这些概念与现代观念有着根本上的差异。

圣玛-恩布瑞欧奈斯 (Semur-en-Brionnais) (索恩-卢瓦尔省, Saône-et-Loire)
圣希莱尔 (Saint Hilaire) 教堂, 西大门
门楣中心的局部。12世纪

左下图:
弗尼乌 (Fenioux) (滨海夏朗德省, Charente-Maritime),
原墓地的墓塔。12世纪



右下图:
埃尔纳 (Elne) (西比利牛斯, Western Pyrenees)
圣欧拉利娅 (Sainte-Eulalie) 大教堂墓碑

死亡和临死痛苦

历史上对死亡理解方式的差异应该说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它们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可能感到陌生的其他中世纪现象,比如圣物崇拜、参加十字军的高涨热情。我们怀着惊奇和不安感接触中世纪的生活层面,这些生活层面的根源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相应的死亡观念。几乎人人都认为俗世只是通往永生的一个过渡阶段;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天堂,也就是想象中的来世的失乐园里,继续俗世的生活。但是,如若有谁在这世上不遵照上帝的诫条而生活,一旦经主批准,就一定会在地狱里遭受永世的折磨。死亡是从此生的存在过渡到来世的标志,一个人必须在仍活在这世上的一刻作好准备。除罗马式时期之外,西方艺术再无其他时代具有如此丰富的对于死亡以及相关的跨入来世中心主题的艺术描绘。

人类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充满了恐惧,连做祷告、表达忏悔以祈求宽恕的时间都没有。甚至连教皇也会遭遇这种可怕的死亡,就像圣希莱尔的圣玛-恩布瑞欧奈斯修道院西大门的门楣中心上所表现的情形一样(上图):教皇坐在厕所里,而厕所是一个让人感到不光彩的死亡之地;他的灵魂以一个小孩的模样从教皇口中逃离出来,立刻就被三个长着角的恶魔抓住。左侧则是废弃的教廷。与此不同,鲁西永(Roussillon)地区的埃尔纳有一座墓碑,其上描绘着很多还算幸运的死亡场景(右下图)。墓主人卧像(gisant)在菲利普·阿尔勒(Philippe Aries)看来“不是一具倒放的尸体,而是一座虚构的站像……倒放着,双眼睁开,头部枕在一个垫子上。卧像在两位天使的陪伴下去往天堂;在此,天堂用放在卧像头上的上帝之手表示”。这阐释了这种死亡表达形式的意义:墓主人卧像“既不代表死者,也不代表生者,而是代表少数幸运人之一。”

天堂遥不可及,地狱近在咫尺;天使可能打开可怕的地狱之门(见下页图)。天堂和地狱之间,是每一个有罪的信徒都会经历的地方——炼狱。这里是人死之后的第三个去处,是给人时间忏悔他们在人间罪过的一个煎熬的阶段。

在神学上的炼狱概念在普通信仰中已经流传多年,但直到12、13世纪才有所发展。这一概念缓和了天堂和地狱的极端性,为当时的一些神学问题,比如一个人的业报善恶参半、上帝的恩赐(一个曾经很难领悟的概念)提供了解决之道。相信炼狱存在或许源于某种不确定性:福音书中既提到了基督再临后在“最后时刻”的审判,也提到了有罪之人和正义之士在死后得到的惩罚和奖赏。神学上,死亡概

一位正在锁地狱之门的天使。

《温切斯特市布卢瓦 (Blois) 的亨利诗集》，(Psalter of Henry of Blois, Winchester)。

12世纪中叶，伦敦不列颠图书馆

Cotton Ms Nero CIV, fol. 39

念是一种睡眠；死者一边睡，一边等待审判日的到来。但是这一概念并不能说服大众。而“炼狱”观念就更容易承受一些：在炼狱中，一个人可以像在俗世里一样，虽忍受折磨，却心怀着救赎的希望。其实，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构建这么一个阶段更贴合圣徒通过“审判宝座”行使其职能的观点。圣徒是已经得到救赎，并被天堂所接纳，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调停人，他们能为等待审判的灵魂或者说已经被惩戒但是不会一直受到诅咒的人进行辩护。

圣物崇拜

圣徒离上帝很近，任何人有所恳求时，圣徒都能代为乞求宽恕。因此，他们成为中间人，点燃了人们的幻想和希望。多数人寻求的是疾病的康复，如果治愈，他们就认为这是获得了某位圣人的宽恕而出现的奇迹。很多有关奇迹的记叙中都详细描述过奇迹发生的经过，而这些经过则是中世纪追求自我的最令人难忘的见证。

自发崇拜，比如朝拜圣伊丽莎白 (St. Elisabeth)，既是大众信仰强而有力的表现，也让教会不得不作出反应。人们对圣徒的随意崇敬削弱了教会作为上帝救赎人类在尘世间的代理人的权威。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只要有谁被人们崇拜，教会就将其封为圣徒，从而让教会加强了对崇拜的控制。随着加入朝圣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圣徒的祭拜地、墓地、教堂不仅在神学上，在政治层面上也越来越重要。因此，世俗王储在交易中企图染指圣徒的圣物（通常是重要的圣物）也就不足为奇了。乌韦·格泽 (Uwe Geese) 在他的专题论文中就曾讨论过被开除教籍的霍恩斯托芬王朝皇帝腓特烈二世于1236年祭拜马尔堡 (Marburg) 的圣伊丽莎白墓一事。腓特烈二世利用转移或搬迁一年前被封为圣徒的伯爵夫人遗体之机，向教皇表示他和教会撇清了关系，即，他在暗示圣伊丽莎白才是他本人和主之间的真正代理主教。

罗马式时代的神圣建筑迅速增多，因此圣物的需求量大增。每一座教堂，不如说是每一座圣坛，都需要一位圣人的圣物，充当献祭仪式的神圣信物。10世纪之前，人们都谨遵死者遗体必须保持完整这一教义。但是，由于圣物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基本上摒弃了这一教义。该教义禁止摘取遗体上的任何器官，只是毛发、牙齿、手指甲、脚趾甲等可以再生长的部分除外。还有历史同样久远的另一种老说法，即圣人其实是存在于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只要有了一小块骨头，就有了圣人本身。这种观念在这一时期更为普遍，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也都十分盛行。在中世纪鼎盛时期和末期，各种疑虑都早已抛之脑后。有记载说，临死的或刚刚去世的，且有可能被封圣的人都存在遗物压



力问题，甚至遭抢。最有名的就是圣弗朗西斯和圣伊丽莎白。有关伊丽莎白的记载就说：“这具圣体放在停尸架上，穿着灰色的衬衫，脸部周围缠着布。很多在场的人都非常清楚这遗体的神圣，他们由于崇拜而变得激动不已，前来切取，甚至是撕下她的袍子；有的人剪下她的手脚指甲，有的人割下她的乳头和一根手指，作为遗物保存。”另外，还有很多遗物被盗、被伪造。面对这种情况，教会也爱莫能助，并且对此的态度是，只要是加强信仰的行为都容许。

这些在今天看来至少十分古怪的记载，在吉伯特·诺更特 (Guibert Nogent, 卒于1124年) 所著《圣人的圣物 (Pignora Sanctorum)》中能找到很多。他批评了保存、处理圣物的痴狂，通过荒唐可笑的事

米施泰尔 (Müstair) (格劳宾登州, Graubünden,) 修道院教堂
圣母堂里的还愿墙



例说明这种行径的愚蠢，特别是将崇拜的圣物错误地等同于人见人爱的护身符，并认为其具有治疗魔力。那个时代诸如此类的重要著述皆是大众崇拜圣物的最好、最早的证据，所以对每一个关心真实历史的人来说都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成了后来散布的许多神奇怪论的主题，不过，其中许多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而已。

圣物的魔力表现总是跟具体物品分不开的。中世纪时期，在圣人墓地供奉的很多蜡质还愿供品一般代表有病痛的身体部位，或者以另外一些方式指代向圣徒请求治病的人。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些供品神奇，是因为它能使圣人明白疾病，知道请求治病的人。即使在今日，欧洲天主教教区里的许多教堂也有还愿供品，表达对病愈、溺水被救等事情的感激之情（见左图）。不过，放在那里表达感激之情的这些还愿供品缺乏中世纪还愿供品那种充满神奇的迫切性和力量。

如果对教堂、各种装饰物等罗马式艺术加以审视，从带审判和地狱场景的建筑石雕，到怀抱着注定了为了拯救我们而死的圣子的镀金圣母像；从十字架苦像，到纪念基督在十字架上殉难的圣物、仪用器具，这将给你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拜死教。而中世纪的神职人员，特别是那些管理着大片土地的僧侣，则是欧洲历史上这一时期拜死教的主

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把皇帝亨利四世贬谪为“日耳曼之王”后，开始让宗教领域摆脱世俗统治，12世纪开始出现“两把剑”的比喻说法，旨在调停教会和世俗权力。从长期来说，权力的觊觎是无法阻止的。

1191年亨利六世在罗马的加冕礼（下一页图）的描绘，显示了教皇塞莱斯廷三世（Celestine III）为亨利涂油、授以权杖、指环和主教冠等情景。主教冠在宗教中是尊贵的标志，也表达了“皇帝与教皇平起平坐”之意（G.拉德纳（G. Ladner））。

要代理人。因为修道院成为了存放圣物的重地。正如达比所说：“大多数修道院修建在殉道者或福音传播者（与邪恶和地狱战斗的英雄之一）的墓地之上……圣物就放置在石棺附近，僧侣就是圣物崇拜秩序的捍卫者，好比在属于逝者的地下世界和属于生者的俗世之间的中间人。这是他们的第二个主要职责，这一职责通过艺术形式庄严地表达出来。”达比指出：“11世纪的基督教徒十分重视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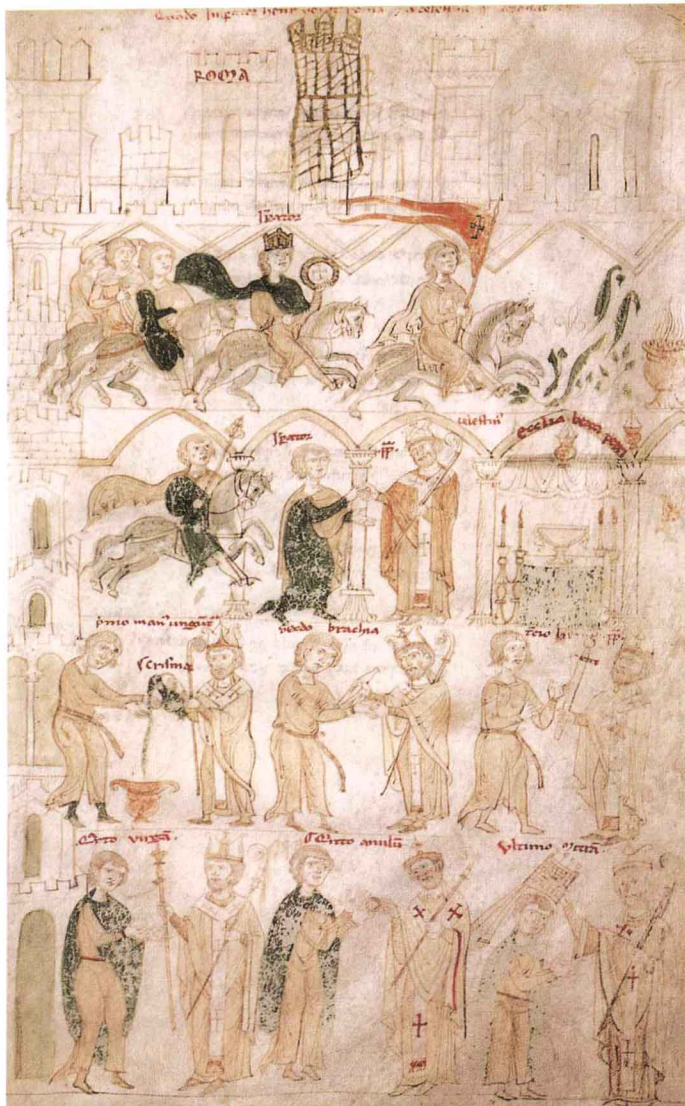
这些艺术作品比较典型的特点在于，它们在美学上无可挑剔的连贯性能让一个人忘却其先决条件。但是，如果从非历史的角度解读，完全忽略罗马式艺术在仪式和精神力量上的先决条件，这些艺术作品将成为仅有外形而无内涵的物品而已。同时，我们还会丢掉它们提供的，让我们从历史角度更加全面地理解它们的宝贵机会。

建筑及其含义

对于罗马式艺术的理解，尤其是建筑，还有其他一些与之高度相关的观点。比如，经常有人说哈尔茨山（Harz）地区的教堂和莱茵河流域中部的大教堂就属于一种特殊的“帝国”罗马式风格。按照舒茨（Schütz）和米勒（Müller）所说，“德国的罗马式建筑受到了帝国权力派（主要就是主教和修士）、皇帝和很多领主的支持。这就说明，德国的罗马式风格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伟大以及皇帝的荣耀和权力相关。这一点在帝国大教堂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教堂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所需的用途，是帝国的力量在建筑上的彰显，是罗马帝国在全天下人眼中的建筑化身。修建教堂，不仅是为了开展宗教事务，在政治层面上也十分重要。因为教堂能够展示修建它们的人在整个世界的地位。”

相比法国和英国，由于皇权的连续，德国在11世纪中叶的政治条件相对稳定。直到11世纪70年代，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在克吕尼大修道院改革之后，进一步要求要让教会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这种局面才发生了变化。其中的核心要求是帝国内修道院主教、修道院长的叙任不应再由皇帝掌控。这一要求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世俗政权的权力。因此，教皇与亨利四世之间展开了众所周知的角力。亨利四世拒绝了教皇格雷戈里的要求，被其革除教籍，并被废黜。1077年，亨利被迫到卡诺萨城堡（Canossa）向教皇忏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皇家高贵身份的一种羞辱。他设法恢复他的教籍，但他与教皇分歧却决不会因此而结束。德意志帝国分为两派，一派忠于教会，一派忠于皇帝。这一分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亨利在度过自己的权力低谷之后，立刻着手重建其萨利安



亨利四世在罗马的加冕典礼。
彼得鲁斯·德埃布罗 (Petrus de Ebulo) ,
《奥古斯都荣誉记 (Liber ad honorem
Augusti) 》, 1195~1196, 伯尔尼
(Bern) 市民图书馆 (Bürgerbibliothek)
Cod. 120, fol. 105r

1082年, 斯派尔大教堂在亨利四世鼓动
重建时其外表没有多大变化 (后堂、假拱
廊、低矮墙式外通道和塔楼是新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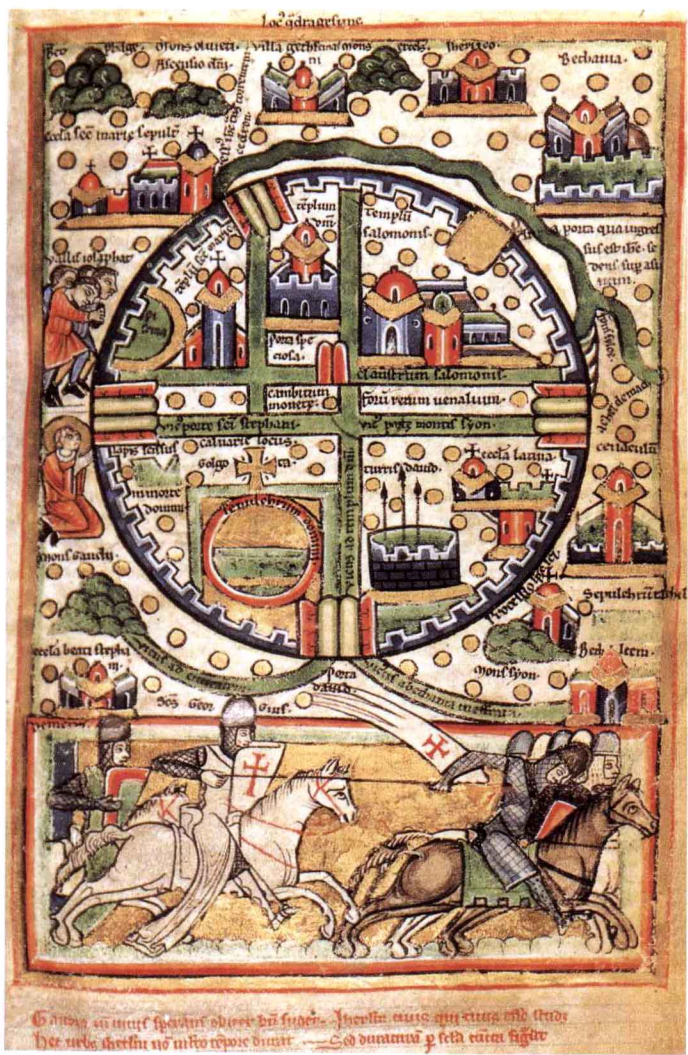
(Salian) 先祖修建的赫赫有名的斯派尔大教堂 (Speyer Cathedral), 使其更加富丽堂皇。很明显, 这是亨利对他重新获得的权力, 或者不如说是他从未失去过的权利的展示。除斯派尔之外, 德国其他城市也修建了这种帝国建筑 (见46页及其后)。关于这一点, 京特·班德曼 (Günter Bandmann) 指出“尤其是在封王封爵权力之争发生后, 皇帝与元老院出现对立, 西部的主权国家不再承认帝国的统一管辖权力。于是皇帝试图构造一套皇帝学说, 让教皇在其中处于从属地位……传统的帝国思想是在面临其竞争对手——教会——的压力之下才逐步放宽的……这也可以说明, 在亨利四世之后, 霍恩施陶芬王朝 (Hohenstaufen dynasty) 统治期间, 官方建筑融合了穹顶、楼廊等古典和世俗形式; 原本属于基督教传统的很多建筑形式也兼容并蓄了异教的建筑形式。”班德曼以皇家建筑为例, 列举了许多与其相关

的其他含义, 清楚地说明了中世纪的宗教建筑在精神、象征、以及 (或者) 社会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神性和俗世耶路撒冷之激烈竞争

罗马式艺术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上帝之城——耶路撒冷。这一主题在建筑、雕塑和绘画中有着重要作用 (见434页及其后)。也许, 这一主题与建筑的关联最为紧密, 尤其是柱子、后堂、拱门、塔楼、穹顶等基督教会的建筑结构形式, 被认为跟“上帝之城” (老说法“主的圣殿”的改头换面) 有关联。正如班德曼所说, “教堂建筑……是天国之城的形式和象征, 其流行也有信徒的一份功劳。”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是一名教会神父, 他也在《上帝之城 (De Civitate Dei) 》一书中强调了这种说法。在理解特定的建筑特点时,

收藏室, 圣贝尔坦 (St. Bertin, ?), 约1170-1180年。
羊皮纸卷, 尖笔画, 高10英寸(1英寸约2.5厘米)。
海牙 (Hague) 荷兰皇家图书馆 (Koninklijke Bibliotheek)
Ms. 76 F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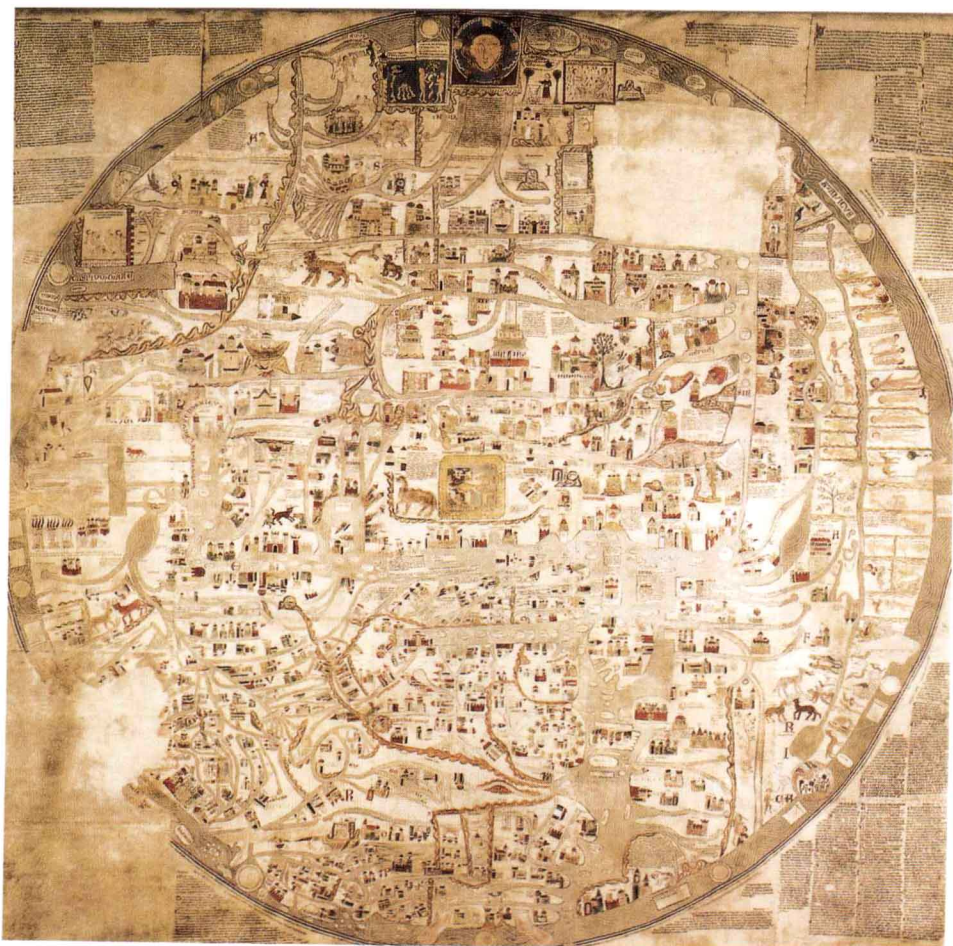
认定含义的笼统方法用处不大。在这种笼统的概括之下, 建筑的象征特性同样会十分抽象。而通过简略的色彩和雕塑, 借鉴“上帝之城”则更加具体和明确。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中世纪时期有几种建筑形式越来越受欢迎: 城堡或城墙与高塔相连, 或者宗教建筑的正立面带一对高塔。

耶路撒冷也用一个圆圈表示。圆圈既是神性的象征, 也是指来世。在很多描绘巴勒斯坦图画上都有圆圈, 通常分为四份。第14页上的这幅巴勒斯坦地图就通过其页脚处的文字突出强调了这一关联性: “无论谁要成为你的臣民, 耶路撒冷, 谁期待你的欢悦, 都必须竭尽全力。虽然耶路撒冷这座城市不会长久, 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象。”紧接着文字上方是边框, 将图画与文字分开。图中, 基督教骑士大败穆斯林骑士。骑在白马上骑士就是圣乔治。在某种程度上, 十字军因为有了他的参与而变得神圣, 他的胜利则说明十字军得到了上帝的支持。这幅图绘制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100年左右, 当时大家都希望能再次征服耶路撒冷, 图上人物都被意识形态化了。它把原本非常不光彩的, 就连一些同时代的人也这么认为的事件进行理想化地解释。(曾经有人想把圣地看成是上帝在人间的国度, 但是在维特利 (Vitry) 的雅各布主教看来,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俗世的糟粕已经在圣地聚集, 而且巴勒斯坦确实曾是罪犯的流放之地。)

“武装朝圣耶路撒冷”是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中极为险恶的一个方面。其冷酷和盲目令人恐惧, 是对所有人, 包括教会的一次历史教训。据保守估计, 至少两千两百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修建工作

《圣经》的细心读者都会注意到, 其中有些图片和术语是从建筑业借鉴过来的。很明显, 建筑, 以及修建的过程, 在很早时就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不过, 在中世纪时期, 情况发生了些许变化: 无论是图片还是文字史料, 都描绘了大型建筑工地施工过程的生动画面。其实, 不仅是这些1000年以来编制的手稿能让我们想象出施工现场的情况, 玻璃窗、挂毯、壁画、甚至圣骨匣、圣坛画上, 也有建筑业相关场景。文字史料也毫不逊色, 有生活方面的信件和记述, 有建造过程的说明, 比如有关坎特伯雷大教堂 (Canterbury Cathedral) 于1174-1185年间重建的记载, 即修道院长叙热 (Suger) 在1144 (或1145) -1151年间所著的《斯人有待负责完成的工作》(De consecratione ecclesiae Sancti Dionysii)。京特·宾丁 (Günther



埃布斯托夫 (Ebstorf) 世界地图
埃布斯托夫, 1208-1218
复制品, 原版已被损坏。
高约144英寸。库姆巴赫 (Kulmbach),
普拉森堡奥贝迈恩景观博物馆
(Landschaftsmuseum Obermain Plassenburg)

骑士水罐, 法国,
13世纪。
青铜镂空, 高11英寸。
哥本哈根丹麦国立博物馆 (Danmarks
Nationalmuseet København)



埃布斯托夫世界地图的中心是耶路撒冷, 上下左右
都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大地就是基督的身体。
有关基督生平的故事和其他神圣事件跟许多详图的内
容相关。所包括的事件依次为天堂里的亚当和夏
娃、亚历山大大帝、撒克逊人的起源以及十字军。

正在对决的两对骑士。《贞女典范》 (speculum
virginitutis) 插图。莱茵中部地区或特里尔 (Trier),
约1200年。汉诺威克斯特纳博物馆